

第一章 為心意代姊出嫁

時值初春，京城下了第一場雨，帶來了久違的綠意。

林府後院青石板路濕滑，下人們走動著難免發出了些許聲響。

在裡屋伺候的大丫鬟紅杏擰著眉，走了出來，壓著聲音道：「小聲些，不許擾了二姑娘休息。」

下人們面面相覩，背著她扮了個鬼臉，接著便輕手輕腳的往廊上走。

紅杏盯著她們走遠後，才返身回屋，見床幔內的姑娘還在熟睡，這才點上安神香，小心地關了門去煎藥。

而在門關上的那一瞬，原本熟睡著的人突地睜開了眼。

林夢秋十指緊緊拽著被褥，大喘著粗氣，白皙的臉上透著淡淡的嫣紅，額頭香肩滿是薄汗，眼角的淚痣也被汗打濕，顯得美豔又妖冶。

她失神的睜著眼，看著床幔的頂端，臉頰和唇瓣極盡蒼白。

她又夢見了。

十二歲那年，她去外祖家小住，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山匪，他們像是早就知道她會途經那處，故意在那等著。可明明她是臨時起意要提早一日回家，他們怎麼會知道她會路過，還點名要她們交出寶物？

山匪凶神惡煞手持刀劍，不管給多少錢都沒用，他們當著她的面殺了隨行的丫鬟婆子。

她無助的掙扎著想逃，那把染血的刀卻已高高舉起。

就在她絕望的閉眼之際，一匹烈駒踏進人群，不待劫匪反應過來，長劍已經刺入舉刀之人的身軀，鮮血濺了她滿身。

她怕得渾身發抖，一抬頭，卻對上一張笑容燦若朝陽的臉。

緋衣少年高坐馬背，手執三尺青鋒，臉上還有濺上去的鮮血，卻只是用衣袖一蹭，就張揚的笑著朝她伸手，「喂！小孩兒，妳怎麼樣？」

她沒忍住，一下哭了出來。

剛才還笑著的少年錯愕，「哎，怎麼還哭了？」他手忙腳亂地下馬，拿出塊帕子胡亂地替她擦，邊擦還邊不耐煩，「小孩兒就是麻煩。」

她的臉被擦得通紅，但那股疼痛卻讓她清楚的知道自己還活著，並且讓她永遠記住了那帕子的溫度。

之後的事，她就有些記不清了，只知道一回家她便發起了高燒，連著臥床數月。等病好後，丫鬟才告訴她，家裡怕她名節受損掩去了當日之事，只說她外出騎馬受了驚嚇在家養病，至於她是如何死裡逃生，救她的人又是誰，爹娘也從未提及。從那之後，那日的事就成了府裡的忌諱，沒人敢再提起，她便偷偷的把祕密藏在了心底，不曾告訴任何人。

其實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她聽見有人喊她的恩人「沈徹」。

是沈徹的那句「別怕」，和他暖陽般的笑，撐著她度過了恐懼和絕望的十二歲……

林夢秋像是想到了什麼，雙眼猛地睜大，突然從床榻上撐著坐起，掀開紗幔赤腳下地，快步跑到了梳妝檯前，慌亂的打開了鏡子。

死人是不會作夢的！

林夢秋怔怔的看著鏡子裡的人，她瞪眼，鏡中人也瞪眼；她詫異，鏡中人也詫異，她哽咽著哭，鏡中人也跟著淚湧而出。

這是發生了什麼事？她明明已經死了，死在了十七歲的那個冬日，為什麼現在她又活了，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站在這裡？

看屋內的擺設，和她的穿著打扮，分明是她回京後的新院子，如果沒猜錯，她重生回了及笄這一年。

鏡子裡的玉人兒破涕為笑，這是不是上天憐憫，聽到了她內心不甘的聲音？她，回來了。

她謹小慎微了一輩子，努力的想要成為父母心目中的好女兒，換來的卻是慘死的下場，如今她重回十五歲，是不是可以改變她的結局？

林夢秋從小活潑愛笑，喜歡一切鮮豔美麗的事物，見了她的人沒一個不喜歡她，可出事之後，她一夜長大。

她不敢相信府裡任何人，開始細緻的觀察身邊的人和事，以前想不通的事情，也慢慢的窺探到了些許真相。

為何她與姊姊長相性格南轅北轍，甚至也不像母親宋氏？為何母親偶爾看她的眼神中帶著複雜難懂的情緒？

這些問題，她隱隱約約有了答案。

她變得沉默謹慎，不愛說話也不愛見人，慢慢的眾人都只知道林家有個溫婉的大姑娘，卻忘了還有個愛笑的二姑娘。

林夢秋的生辰是在冬日，前世及笄這年，她父親林劍青升至工部侍郎，全家搬到了京城，還來不及慶賀喜事，就有一道驚雷落了下來。

南陽王府請了德高望重之人，替世子沈徹上門求娶林夢秋的姊姊林夢媛為妻。

按理來說，王府是他們這樣的人家遠遠高攀不上的，但無人不知，南陽王世子沈徹兩年前在戰場上從馬背跌落，人雖是救活了，膝蓋以下全都失去了知覺。

他從鮮衣怒馬的少年郎，變成了靠輪椅度日的可憐蟲，這對驕傲的他打擊過大，以至於性情大變，成了個暴戾嗜殺的大魔頭。

兩年時間內，一連換了四任世子妃，下場更是一個賽過一個的慘烈，京中有女兒的人家對他避之唯恐不及，這才把主意打到了剛進京的林家頭上。

林劍青初入京根基不穩，哪裡敢得罪南陽王府，不得不答應了親事。

所有人都厭惡沈徹、懼怕沈徹，只有林夢秋不怕。

他救了她，是給她活下去勇氣的天神。

然而當初既然隱瞞了沈徹救她的事情，這些話林夢秋沒有立場說，全家上下對林夢媛百般勸慰安撫，總算讓她同意了親事。

可誰知就在成親前一日，她不知從何處聽來了謠言，說是沈徹不僅雙腳殘廢，更是面容有損，醜陋不堪，她難以接受，絕望自盡。

林夢媛還是被救了下來，被迫嫁去了王府，至於最後的下場，前世的林夢秋沒能親眼看到，她只知道，姊姊出嫁後，母親就開始為她張羅親事，千挑萬選了內閣

吳大人家的嫡次孫，一樁外人看來再好不過的錦繡姻緣。

起初她也是這般認為的，乖順的在家繡嫁衣等著出嫁，直到十七歲婚期前夕，她外出上香，噩夢重現，有人提前在路上等著她，將她擄走欲行不軌。

在最後關頭，她拔下簪子戳傷了那人的眼睛，逃回了家，卻沒想到等著她的是地獄——無人能證明她的清白，家族為此蒙羞，吳家上門退親，父親一夜白頭，母親狠心的將她關進祠堂。

漆黑寒冷的地方她不怕，但她不願意認下莫須有的罪名，她想找出是何人在背後處心積慮的想要害她，可就在離真相很近的時候，她被人推下了寒潭……

林夢秋回想前世十數年的光景，只覺得不甘心。

這一世她不想壓抑自己了，她只想做想做的事，見想見的人。

紅杏很快端著藥碗回來，進屋便看見二姑娘已經醒了，快步上前。

「姑娘怎麼起來了，您早起的時候還說頭疼，快喝了藥躺下再歇歇。」

林夢秋從重生的驚喜中回過神來，早已擦乾了淚，靠在榻上思索現在的處境，看到紅杏忍不住的彎眼露了個笑。

紅杏是她的貼身丫鬟，為數不多真心對她好的人，前世她出嫁之前，母親以紅杏年歲到了，提早放出府去，後來聽聞紅杏所嫁非人，她還託人送去過銀兩。

現在再見紅杏，她是真心高興，這不是夢境，她是真的重生了。

「躺了半日，我已經好了不疼了，只是京中天冷，我想多在床上賴一會。」林夢秋拉著紅杏的手撒嬌。

紅杏馬上就懂了，京城不比蘇州，即便開了春依舊是寒風刺骨，二姑娘雖然很少出去走動見人，但每日都要去給夫人見禮，想必是要趁機躲懶，難怪姑娘瞧著精神不錯，就是眼眶有些紅。

紅杏捂著嘴笑，「姑娘裝得可真像，連奴婢都被瞞過了，不過姑娘在屋裡也好，這幾日前院人來人往，亂得很，免得有不長眼的衝撞了姑娘。」

林夢秋瞬間坐直了身子，她還不知道如今是哪一日，便試探的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

紅杏笑咪咪的說：「姑娘忘了？明日大姑娘便要出閣了，前院忙得很，您便是不去問安，夫人也不會怪罪的……」

紅杏話還未說完，林夢秋已經扶著床沿開始穿鞋，「我要去看看大姊姊。」

紅杏趕緊道：「姑娘慢些，外頭還在下雨呢，您得再披件斗篷。」

她也不知道姑娘怎麼突然要去前院，但她不敢攔，因為她深知自家姑娘看來柔柔弱弱的，說話做事卻很有主見，而且她總覺得，今日的姑娘好似有哪裡不同。

伺候著林夢秋披上斗篷，紅杏打傘陪著主子出門。

兩人到了林夢媛的院中，才知道宋氏剛走了兩刻鐘，林夢秋想要進屋卻被丫鬟攔了。

「二姑娘來的不巧，大姑娘剛歇下，不如等大姑娘醒了，奴婢再派人去請您。」

林夢秋微微一笑，「姊姊明日便要出閣，我有些話現在便要與姊姊說，若是姊姊責怪，一切都是我來承擔。」

丫鬟躊躇，「這，怕是不妥……」

「怎麼？妳敢攔我？」

丫鬟對上了林夢秋的眼睛，頓時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壓迫感，一時連要說什麼都忘了。

雖然二姑娘一貫柔弱好說話，下人們有時候也不把她放在眼裡，可再怎麼樣也是正經的主子，不是他們這些下人可以拿捏的……

想到這兒，丫鬟猶豫後還是讓開了身子。

林夢秋推開門，大步的走了進去。

她記得很清楚，前世，姊姊出嫁前一日，會在房內飲毒自盡，是丫鬟發現得早，找來大夫強行催吐，才將毒酒吐了出來。

這會下著雨，屋內門窗緊閉，昏暗極了，林夢媛手持白瓷杯閉著眼仰頭欲飲，杯子剛碰到下唇，就被一股力道狠狠拍開。

一聲清脆的破裂聲響起，林夢媛怔怔的看著地上的碎片，恍惚過後，才紅著眼回頭怒視著打擾她的人，雙眼紅腫，眼神極盡瘋狂。

「怎麼是妳？妳怎麼會在這裡！我不是不許讓人進來嗎！」

小的時候，林家姊妹倆關係很好，可隨著林夢秋漸漸長大，林夢媛就對她開始有了敵意——準確的說，應該是對她這張臉有了敵意。

林夢媛不喜歡比她長得好看的人，也不如外邊傳得那麼溫柔賢淑。

林夢秋本能地不再去礙姊姊的眼，尤其出事後，她本就不常出門見人，兩人更是沒有什麼接觸，關係只比陌生人好一點，除了偶爾碰面打招呼，幾乎沒什麼交集。

「姊姊想做什麼？好似怕人知道。」林夢秋無視她的怒吼，平靜的看著她。

四目相對，觸及了對方平靜無波的眼神？林夢媛像被一盆冷水從頭澆下，瞬間清醒了。

雖然林夢秋一眼未看那個杯子，也沒有問裡面是什麼，但她莫名的覺得林夢秋什麼都知道，這讓她感覺到慌張，甚至被對方冷靜的眼神刺痛。

「妳來做什麼？是不是娘親讓妳來的，那妳回去告訴她，我不會嫁的，與其嫁過去被那醜八怪折磨至死，我還不如自我了斷來得乾脆。」

林夢秋原本還能心態平和的面對姊姊，可是那句「醜八怪」觸碰到了她的底線。

前世，她險些遭人侮辱，刺瞎了惡人的眼睛逃出來後，撞見了一輛馬車。

她衣衫凌亂、蓬頭垢面跪倒在地，隔著布簾，看不見裡頭的人，身後是隨時會追來的人，她頭貼在地面，冰冷和恐懼像水一樣幾乎將她滅頂。

就在這時，布簾裡傳出一道冰涼且冷淡的聲音——

「抬起頭來。」

風拂過布簾，她從縫隙間看到了他的雙眸。

沉默片刻，他又道：「阿袁，帶上她。」

他的聲音沒有當年的朝氣，落入人耳裡像蛇類令人發毛的嘶嘶聲，可林夢秋一眼便認出了他的眼。

之後，她被名叫阿袁的人丟上了僕從乘的車，帶回了城門口，遇上了出城尋她的

家僕。

當時的沈徹已經是南陽王，位高權重，所有人都說沈徹嗜殺成性，殘酷暴戾，喜怒無常，連市井婦人嚇唬孩子都用南陽王。

可這偶然重逢，讓她發現，不論他如何變，他依然是當初那個心中懷著正義的少年，是她的大英雄。

她不願意聽到任何人侮辱他！

林夢秋沉著臉厲聲道：「姊姊慎言！若是此話傳到世子耳中，可是要牽累整個林家。」

林夢媛猛地抬頭，訝異的看著眼前的人，只見她纖弱嬌美，細腰不足盈盈一握，美得就像是那枝頭的花，一掐便會斷，可偏偏她的眼神卻是從未見過的堅毅澄澈。她不是膽小怯弱，連隻小貓小狗都能嚇得她發燒閉門不出，她怎麼敢呵斥自己！林夢媛突然發現，她好像從來不曾看清過這個妹妹。

「妳說的倒是輕巧，今日出嫁的不是妳，妳自然不用怕，妳不是我，妳怎知我的絕望……」她說著又要掉淚，一副我見猶憐的模樣。

只可惜，林夢秋見慣了她這般，根本不吃這套，乾脆俐落的打斷了她的話。

「我替妳出嫁。」

林夢媛以為自己聽錯了，愣了片刻才終於明白似的，瞪大了眼。

她想拒絕，也知道自己應該要拒絕，先不說姊妹易嫁的後果，光是她們兩人跟陌生人差不多的關係，林夢秋也不可能是因为姊妹情深而挺身而出，必然另有目的。可她心跳如擂鼓，根本抵不住這誘惑。

不管有多難，只要想辦法，一定能悄無聲息的替換過來，只要她去求一求爹娘，他們肯定會答應，那她就不必嫁給那暴虐的醜八怪了！

翌日。

林夢秋身穿火紅的嫁衣，頭蓋喜帕，坐上了去往南陽王府的喜轎，被迎進了新房。王府裡熙來攘往，人人臉上都帶著喜色，便是綿綿的春雨也阻不斷賀喜聲，王太妃看著往來的賓客，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。

但此刻的喜房卻與前院的熱鬧不同，冷清得像是一座冰窖，屋內的丫鬟也是靜悄悄的，就連喘息聲都輕的像是一吹即散的青煙。

燭火劈啪爆開燈花，驚醒了站在屏風外伺候的圓臉丫鬟綠拂，她匆忙側頭朝裡間看了眼，見新過門的世子妃依舊安靜的坐在喜榻上，才暗自鬆了口氣。

綠拂又忍不住的悄悄打量她，好似從午時拜過堂後，世子妃就保持著這個姿勢未變，竟像是玉雕的人兒一般。

聽聞世子妃林夢媛，是工部新上任的侍郎林劍青的大女兒。

早先隨林大人住在蘇州，從小便素有才名，不僅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更是溫婉賢淑、待人和善，即便蒙著紅蓋頭，也能感覺到她的柔順。

綠拂忍不住在心中惋惜，只可惜了這如花似玉的人兒，運道實在是不好，剛到京

城就嫁入了南陽王府，註定是要凋謝。

正巧屋外有人敲門，綠拂趕緊收回了目光。

沒有人注意到，端坐著的新娘卻在寬大的衣袖下緊緊地揪著衣裙。紅豔華貴的緞子被她揪出了皺褶，在蓋頭的遮掩下，看不清她的神情。

來人是王太妃身邊的王嬪嬪，在王府說話很是有分量，一行丫鬟規矩的朝著她行禮。

「世子妃可好？」

「王嬪嬪放心，一切都好。」綠拂是新提來伺候世子妃的，恭敬的上前回話。

王嬪嬪點了點頭又繼續問道：「世子何時離去的，可有說多久回來？」

綠拂縮著脖子，腦袋往下低了低，「世子還未曾來過。」

王嬪嬪眉頭緊鎖，往裡間看了眼喜榻上的人，臉色瞬間沉了下來，低聲呵斥道：「妳們是怎麼當的差，如此重要的事也敢瞞著不報。」

按理來說，新人拜堂入了洞房，待新郎取下紅蓋頭，一同飲下合壘酒才算禮成。世子的情況有些特殊，拜堂是由他三弟代行的禮，前幾次娶親，世子雖然也都不拜堂，但酒還是勉強的喝了，太妃才會放心的在前頭迎客。

誰知道，大半日過去，宴席都要結束了，新娘卻還蒙著蓋頭一個人枯坐著，這實在是不合規矩。

綠拂嚇得臉都白了，顫巍的跪著求饒，心裡有苦說不出。

世子的脾氣人盡皆知，他的院裡動不動就治出死人，他想做什麼便做什麼，這全府上下誰敢管這位爺的事？

今兒是大喜的日子，王嬪嬪也不想為了幾個丫鬟惹了晦氣，趕緊讓人去回稟王太妃，再派人去請世子，等交代完後，才快步到床榻邊，恭敬的福了福身。

「老奴給世子妃見禮，世子有事耽擱了，馬上便來，還請世子妃見諒。」

王嬪嬪等著林夢秋開口，沒想到她卻一言未發，連姿勢都未變，竟像是睡著了一般。

這是心中有氣？還是想要給個下馬威？不是說這位世子妃溫婉賢淑，難不成都是傳言？

王嬪嬪只能耐著性子又喊了一句，「世子妃？」

這回話音落下，王嬪嬪看見火紅的蓋頭晃了晃，像是在抬頭，過了會，才聽見女子婉轉的聲音——

「世子只管先處理正事，不必顧及我，我既已嫁來王府，自然是事事以世子為先。」說完，林夢秋頓了頓，又輕聲道：「多謝嬪嬪告知。」

剛開口的幾個字有些許沙啞慌亂，想必是小姑娘坐久了，半晌沒開口，嗓子滯澀，加上害羞回答才慢了些，這一番話說得柔順妥帖，叫人聽著無比的順心。

伺候王太妃這麼多年的王嬪嬪聽了不免滿意的點頭，對她有了幾分好感，先前的猜測煙消雲散。光這善解人意便強過前頭四位，聽聞模樣也是萬裡挑一，只希望世子這次會喜歡。

「都是老奴應該做的，世子妃若是有需要，只管吩咐丫鬟，老奴先回前院去了。」

「辛苦嬪嬪。」

王嬪嬪領首退了出去，又低聲交代了丫鬟幾句，便急匆匆的往正院趕。

在她踏出房門的同時，喜榻上的身影也緩緩的鬆了口氣，緊握著的手掌滿是細汗，方才那一聲「世子妃」簡直就是催命符！

她險些脫口問誰是世子妃，還好她的反應快，不然可就要露餡了！

若是被人知道，她根本不是林夢媛，別說是她，整個林家都會遭殃，為了小命、為了改變前世的悲劇，她必須扮演好姊姊，絕不能被發現。

林夢秋的腦袋還混沌著，渾身緊繃的就像是拉滿的弓弦，以至於靜坐半日都感覺不到疲倦，她面上淡定沉穩，可心中卻揣著一團火，讓她的雙眼明亮而又炙熱。

第二章 新婚夫妻初見面

夜色漸濃，宴席臨近尾聲。

不知何時，丫鬟們都退了出去，屋內只剩下林夢秋一人。

為了這場李代桃僵，她已經一整日沒吃東西了，之前是緊張加刺激，她完全感覺不到餓，這會四下無人，才感覺到肚子空空。

林夢秋雙手交疊著放在肚子上，偷偷的揉了揉。

若是往常在自家小院，這會丫鬟就該給她擺膳了。

雖然她在林府不顯眼，但好歹是嫡出的小姐，在吃穿用度上沒人敢怠慢她，前兩日她說想喝桂圓蓮子湯，小廚房早就準備著了，若是她沒有出嫁，這會應該舒服的捧著小碗喝著湯。

林夢秋舔了舔下唇有些後悔，早知道方才王嬪嬪問她有沒有需要時，她就該說想用些點心，可一想到她現在不是自己，而是行事規矩得體的姊姊，就只能強壓下想喊丫鬟的衝動。

嗚，好餓啊。

林夢秋蒙著蓋頭，睜著眼算著時辰，不停地安慰自己，只要再忍一忍，等到天明，總該要用早膳的。

就在胡思亂想的低頭空隙間，她看到了床榻上散落的桂圓蓮子，這是方才被牽進屋後喜娘撒的，寓意早生貴子。

林夢秋看了一眼，忍不住的抿了抿唇，然後堅定的移開雙眼，心裡默念著：妳是林夢媛妳是林夢媛，林夢媛就算餓死也不會偷吃東西的！

或許是為了勾引她犯錯，她的眼睛移到另一邊，就看到另一邊也散落著好多的紅棗，紅豔豔圓滾滾，光是看著都能想像入口的甜糯。

林夢秋又看了兩眼，狠心的閉上眼，心裡想著，看不著就不會想了，可是手指彷彿有自我意識似的伸了出去。

屋內靜悄悄的，只有燭火劈啪的聲響，以及紅棗輕輕滾動的聲音。

纖細白淨的手指，悄悄的勾著紅棗，正想著怎麼才能最快的塞進嘴裡，就聽見門從外被推開，而後響起鐵器摩挲地面的聲音，又像是重物在碾壓滾動著向前，在這寂靜的夜裡透著寒意，一聲一聲像是碾在她的心上。

林夢秋的手指無意識的蜷緊，眼皮也在輕微的發顫。

她知道來的是誰，越是知道，越是緊張。

林夢秋屏住呼吸，她不敢有半點動靜，甚至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，可很快的，聲音消失了，她豎著耳朵認真的聽著，除了雨水滴落在青石板上的聲響，屋內一片寂靜，就像他從未出現過。

難道是她出現了幻聽。

還是他來了，又走了？

林夢秋緩緩的出了一口氣，不等她失落，就感覺到冰冷的東西擦著她的髮梢掃過，再睜眼時，蓋著她一整日的蓋頭，已經被無情的丟棄在腳踏上。

不是幻覺，是他，南陽王世子，沈徹。

燭心炸開火星，林夢秋眨著眼無措的對上了來人的視線，就在她幾步遠之處，沈徹坐在青黑色的輪椅上，黑袍玉帶，面容蒼白瘦削，五官深雋犀利，根本不像傳言那般醜陋，反而是世無其二的俊俏冷峻。

他只是這麼坐著，壓力便如排山倒海的傾湧而來，甚至讓人忽略了他的殘缺。

是了，他本就是天之驕子，是恣意瀟灑縱馬長歌的翩翩公子，即便受了傷跌落泥澤，卻依舊是遙不可及的謫仙人。

林夢秋一時看得失了神，直到耳邊響起冷冰冰不帶一絲情感的聲音——

「小心妳的眼珠子。」

林夢秋這才想到，沈徹受傷後最厭惡的肯定是別人過多的關注，連忙撇開了臉，想要說抱歉的話，可又想起來她現在是姊姊，太急著開口反而會露餡。

她只能想像著此刻若是姊姊會怎麼說怎麼做，停頓片刻後，面色恭敬的看著沈徹，柔聲道：「妾身見過世子爺。」

「膽子倒是不小。」

沈徹冰冷的聲音裡還帶著譏諷和譏諱，他話音落下，林夢秋便聽見一聲清脆的聲響，這才看清楚，方才挑開她蓋頭的物品看著是拐杖，其實是柄劍，此刻劍已出鞘。

利劍破風而來，直直的抵在她細長白皙的脖頸處，她此處的肌膚最是嬌柔，這麼一碰就出現了淺淺的血痕。

林夢秋徹底的愣住了，迷茫的望著沈徹，感覺他渾身上下帶著強烈的戾氣，一雙狹長的鳳眼冰冷的盯著她，那眼神就像是陰沉的蛇，所及之處遍骨生寒。

沈徹冷冷地打量著她，眼前的女子鵝蛋臉柳葉眉，一雙嬌而不媚的眼眸平添了幾分靈動，火紅的嫁衣穿在她纖弱的身上，更呈現出膚若凝脂、恍如美玉的美豔，烏黑的長髮盡數盤起，低頭間露出一截脖頸，纖細白皙好似一掐便會斷。

他的目光最後落在她握緊的手掌上，眸色微凝，嘴角勾起嘲弄的笑。

哦？難怪膽子不小，手裡攥了東西，想行刺？

見她不說話，沈徹眼神越發暗沉，手上的利劍也往前一分，瞬間血珠順著劍身滑落，他盯著她的手掌，一字一句道：「把手鬆開。」

林夢秋被他發怒的樣子震懾住了，根本忘了解釋，木然的打開了手掌，被她緊緊攥著的紅棗從指縫間滾落，最後落到了沈徹的雙膝之上。

同時，她軟綿綿的聲音響起，顫顫巍巍像小貓的嗚咽聲，「世子，我餓了。」

用紅棗行刺？沈徹覺得自己簡直是個自作多情的傻子。

而另一邊，林夢秋剛反應過來自己說了什麼，腳趾下意識的蜷縮，兩頰發燙。

實在是太太太丟人了，尤其還是當著沈徹的面，她恨不得找個枕頭把自己悶死。

宋氏從小就不拘著她學規矩，養得她活潑天真，每每看到大姊姊被女先生拘著讀書寫字，她還會在心底偷樂，以為是母親偏愛小女兒。

等十二歲後，她才漸漸明白過來，放縱溺愛不一定就是寵愛，還有可能是想將其養廢。

總之，假如做這事的是她林夢秋，倒還說得過去，可她現在是林夢媛，林夢媛從小就食不言、寢不語，說話做事最是規矩得體，是眾人口中最完美的大家閨秀，林夢媛是絕不會偷吃東西，還被人發現的！

林夢秋之前還信心滿滿，覺得不過就是偽裝而已，她裝了這麼多年沉默膽怯，從未被人發現破綻，誰能想到替嫁第一天就當場露餡。

她的腦子裡劃過無數的下場，甚至還有身穿嫁衣被人丟出王府的畫面，她忍不住的打了個哆嗦。

都怪她貪吃，少吃一顆棗又餓不死，現在怎麼辦？

林夢秋正焦急地想著如何補救，就聽見一聲冷笑，接著便是利劍回鞘的聲音，抵在她脖子上的長劍被收了回去。

坐在輪椅上的沈徹依舊寒著臉，原本滿是戾氣的眼眸恢復了些許清明，只是眉頭緊鎖，難以捉摸他的真實情緒。

既然沒有所謂的行刺，人也見過了，沈徹就轉動輪椅轉身要走，這樣的人不值得他在這浪費時間。

沈徹即便是坐在輪椅上，背影依舊挺拔，給人無形的壓迫感，不過是眨眼的功夫，他已經到了幾步外，也就能解釋方才是如何做到無聲無息的靠近。

他沒殺她，但也沒正眼瞧過她，是厭惡她了嗎？

可他卻是她心心念念了一輩子的人，隔世再見，他依舊是她記憶中的樣子……

看著沈徹要走，林夢秋來不及思考，身體就已經做出了反應，起身追了上去，只是坐得太久腳有點麻，她剛站起身便絆到了腳踏，身形一晃，滿頭的珠玉碰撞間發出悅耳的叮咚聲，在這寂靜的夜裡格外清晰。

好在她的反應快，晃動了兩下勉強穩住身子，而沈徹早已繞出了屏風，兩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。

她沒時間去整理凌亂的髮髻，提著衣裙追了出去。

眼看著沈徹快要到門邊，她更加快了腳步，下意識的脫口而出，「世子，您等等。」

林夢秋原以為沈徹肯定不會搭理她，畢竟他連片刻停頓都沒有，可沒想到他突然轉身停下，陰冷的眸子裡佈滿了不耐。

林夢秋雖然看見了，卻停不住腳步，等她反應過來的時候，身子已經向前傾，雙膝一軟直直的跪了下去，在整個人撞到地面之前，她好似看見沈徹冷漠的將輪椅往後移了一步。

一聲清脆的匡啷聲響起，她已經跪趴到了地上，膝蓋好似撞到了冰冷的硬物，疼得她直抽氣，唯一算好的是，她的腦袋不知撞在了什麼軟軟的地方，並不疼，甚至鼻息間還能聞見一股冷冽的幽香。

林夢秋的膝蓋陣陣抽疼，靠自己是站不起來的，她只能憑藉本能的抓住身邊的東西，混亂間她好似摸到了什麼又軟又硬的東西，她的手指還下意識的收攏捏了捏，而後她聽見沈徹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找死？」

這聲音比方才還要陰森冷厲，甚至帶著濃濃的戾氣，林夢秋順著聲音的方向抬起頭，正好對上了沈徹的那張臉，陰沉猙獰，好似下一瞬就能將她撕碎。

兩人四目相對，她迷茫的停頓了片刻，而後視線往下移了三分，她的膝蓋正好磕在了輪椅的踏腳處，至於手掌則是緊緊的貼在了沈徹的小腿上，難怪觸感有些不同，又因為她手指的收攏，不自覺的將沈徹青黑色的褲腿擡著往上提，露出了一截小腿。

雖然只是慌亂中的一瞥，但那畫面依舊印在她的腦海裡。

蒼白毫無血色，是那種許久未見陽光不健康的白，羸弱消瘦，回憶方才的觸感，似乎還能感覺到些許萎縮。

這是林夢秋頭次正面看見他的傷口，帶給她的是極致的衝擊，她心中那個傲然的少年郎，真的從雲端跌落，他只能依仗輪椅拐杖，甚至無法站立行走。

光是這麼想著，她的心便像是被針扎過一般的疼，水氣彌漫著秋瞳，瞬間就紅了眼眶。

可沈徹感受不到這份痛苦，他只有被觸碰了逆鱗的憤怒和戾氣，見林夢秋紅了眼，還以為是她被他的腿嚇到了，毫不留情的將她重重推開。

她和其他人沒有區別，一樣該死。

林夢秋被他推開，身子向後仰，整個人摔在了地面上，她的手肘腳踝毫無準備的擦過地面，瞬間破了皮。

這疼痛也讓她恢復了理智，沈徹是如此驕傲的人，便是被人盯著看都會發怒，更何況是被人觸碰到了小腿？難怪他會生氣，比起被人盯著看，觸碰他的腿才是真的碰了他的逆鱗。

林夢秋勉強的撐著地面坐起，這會她也不覺得身上疼了，只是垂著頭，不敢去看他的臉，怕再引起他的反感，只能用最笨的辦法，一字一句無比誠摯的表達她的愧疚和歉意。

「妾身不是有意要冒犯世子，是妾身行事太過魯莽，手腳笨拙，不論世子要如何懲罰，妾身都甘願領罰，只要世子能消氣。」

既然她沒能重生回到傷害發生前，那她希望守護他的尊嚴，不讓任何人觸碰他的傷痕。

輪椅的輪子往前滾了兩圈，冰冷的鐵器在地面劃過，沈徹毫無預兆的在她面前停下，而後硬生生掐住她的下巴，逼迫著她抬頭，「看著我。」

林夢秋不得不看向他，沈徹鳳眼微微瞇起，墨染般的眸子幽深暗沉，像是淬了毒，

讓人遍體生寒。

「誰派妳來的？目的是什麼？」

林夢秋皮膚嬌嫩輕輕一碰都會留下紅痕，更何況沈徹的力道並不輕柔，好似下一刻就會掐碎她的骨頭，她不敢違背他的意思，專注的回望著他，而他身上有種攝人心魄的能力，讓她不自覺的就脫口道：「家父是工部侍郎林劍青，妾身林夢媛，是世子剛過門的妻子。」

說的比唱的還好聽！在沈徹看來，眼前人和以前的那些人一樣，虛假偽善諂媚，他們想從他身上得到東西，就用這樣的言語來麻痺他。

言語和神情都會騙人，唯獨眼睛騙不了人，沈徹直盯著林夢秋，想從她的眼裡看到慌亂、恐懼甚至是厭惡，可奇怪的是什麼都沒有。

她的眼神像是火焰，明媚又炙熱，與他的陰冷完全相反，那溫度像是會蔓延，一點點的燃燒著他的肌膚，燙得他不由得鬆開了手。

他忽然不想再跟她相處下去，覺得林夢秋的態度出乎意料，竟然讓他一時無法應對，於是冷冰冰的丟下一句話——

「管好妳的眼睛和手，不要來煩我，妳便能多活些時日。」

說完，沈徹就和來時那般，控制著輪椅毫無聲息的又離開了，只留下清冽的香氣。

看見沈徹出來，屋外候著的侍從趕忙上前為他打傘，而站在兩側的丫鬟們則是迅速的低下頭，牙關打著顫。

聽聞世子剛受傷時，有不知死活的下人盯著世子的腿看，被活活剜眼斷腿，從那之後府內便再無人敢非議偷看世子。

直到沈徹的身影徹底消失在雨幕中，丫鬟們才敢喘著氣抬起頭，輕手輕腳的往內屋去伺候世子妃。

沈徹走後，屋內又陷入了寂靜。

林夢秋還保持著之前的姿勢跪坐著，直到丫鬟們上前，扶著她起身。

「奴婢綠拂，見過世子妃。奴婢伺候您更衣。」

丫鬟們好似早就習慣了世子和世子妃分睡兩屋這件事，並沒有露出絲毫的詫異，動作熟練的去準備浴桶和整理床榻。

等坐到了梳妝檯前，綠拂為她卸下珠冠，才看見她脖頸上的血痕，傷口還在冒血珠，綠拂屈膝悄聲道：「奴婢這就去取藥膏。」

林夢秋對著鏡子看了眼傷口，有點長，卻不深，只是襯著她白皙的肌膚顯得很是恐怖。

她不想在新婚當夜就傳出沈徹傷她的消息，這會對沈徹不利，故而等上完藥，便拉住綠拂輕聲交代，「若是有人問起，妳只需說，這傷口是我自己不小心割傷的，旁的一律不說。」

說完，她朝著綠拂溫和的淺笑。

她和林夢媛換身分，紅杏還留在林家，她得等回門那日才能把紅杏帶過來，現在只能先用王府的下人。

綠拂愣了一下，明眼人都能看出這不是指甲劃傷而是劍傷，而且全府上下都知道，世子脾氣暴躁，何時會發怒都說不準，怎麼世子妃卻要替他瞞著？雖然不解，可對上林夢秋溫柔的笑，綠拂還是認真的點了點頭，就連她也感覺到了，這位世子妃好似與前頭幾位全然不同。

「是，奴婢明白，世子妃放心，奴婢絕不會有半句多嘴。」

林夢秋這才點了點頭，洗過澡擦了藥，一番折騰後她也不餓了，早早的要上床歇息。

綠拂這時卻小心問道：「世子妃，合巹酒該怎麼辦？」

酒未飲盡，禮便不成。

林夢秋前世沒喝過酒，此刻卻毫不猶豫的接過托盤裡的酒杯，「我替世子喝。」

沈徹到最後也沒喝，好似還有些討厭她，但不管如何，她總是有驚無險的嫁入了沈家，她會扮演好他的妻，努力讓他少討厭一點。

一連將兩杯酒都飲盡，林夢秋才暈沉沉的躺上床，等床幔輕輕的放下，她便紅著臉閉上了眼。

酒也沒想像中那麼難喝，尤其還是與他的合巹酒，有點甜還有點辣。

睡夢間，她迷迷糊糊的翻了個身，口中低低的呢喃著，「夫君。」

沈徹回了自己的院子，他的屋子除了黑便是白，沒有任何別的色彩和裝飾，甚至連一面銅鏡都沒有。

侍從阿四上前替他換下外衣，正要仔細掛好，便聽見他冷淡的道：「將這些衣物拿出去燒了。」

「爺，這是太妃剛命人新製的，您只穿了一回……」

「你今日的話太多了。」他只要一想起方才被人觸碰過，就覺得厭惡非常，不僅是她，他厭惡所有碰觸他的人。

阿四縮了縮脖子，不敢再多言，揣著滿懷的衣物跑出去燒了，又吩咐下人將早就煮好的熱水提進屋。

下人手忙腳亂的倒好了熱水，恭敬地出來請他去沐浴。

「出去。」

沈徹沐浴不需要任何人伺候，等下人關上門後，他才草草解開繫帶，雙掌朝下運氣，眨眼功夫便穩穩的進了浴桶內。

他不喜歡明亮的環境，屋內只點了幾根蠟燭，他便在這昏暗之中沐浴，夜風拂過窗牖，吹散了水面上漂浮著的些許草藥。

今日的草藥比往日少了半數……沈徹的目光便透過水面看到了自己的小腿，大夫時常為他施針，早已千瘡百孔，那兩條毫無知覺的小腿此刻看上去格外的蒼白羸弱。

只看了一眼，他便猛地閉上了眼，自嘲的勾起一絲冷笑，連他自己都不願意看的東西，何況是別人。

他泡了不到半刻，便從旁邊的架子抽來布巾擦乾了水珠，只是他的腦海中還停留著方才的畫面，動作就有些許的停頓，出浴桶時險些被絆倒。

雖然他及時離開，卻還是一聲巨響，浴桶應聲傾倒。

阿四衝進來時，沈徹已經披著袍子背對著他坐在榻上，昏暗的燭光籠罩在他清瘦的脊背上，顯得無比寂寥，看得阿四愣了愣。

他是從小就跟著世子的，他見過十五歲的世子奔襲千里，一人一劍挑掉數個山賊窩，也見過十六歲的世子御前與武狀元比試，連著數年將人打落馬下。

小小的王府早已關不住世子的雄心，他私自去往邊疆，隱瞞家世姓名，從伍長一步步的到百夫長都統乃至牙將。

阿四至今都記得世子在黃沙中縱馬飛馳，殺敵百千渾身浴血時的英姿。

他也相信，終有一日，世子會讓蠻夷止步於飲馬之河，聞他之名便喪膽而降。

只可惜，世子遭奸人陷害，夢碎馬下，不得不被困在這四方小院，空有滿腔熱血和本事，卻無處施展。

看著破裂的浴桶和滿地的浴湯，阿四收斂心神，小聲問：「爺，這是怎麼了？」

「今日的湯浴是何人準備的？」

沈徹的聲音冷厲，聽得阿四忍不住發顫，「今日下了雨，可能是小童一時疏忽，忘了將草藥收回來……」

不等阿四說完，沈徹陰鬱的聲音響起，「將那人拖出去杖責四十，逐出王府。」

沈徹一貫說一不二，在他面前不論是誰犯錯都是同罪，絕無半分情面可言。

阿四自然知道他的性子，不敢為那小童求情，恭敬的退了出去，隨後院子裡就響起了杖責聲。

沈徹收回冰冷的目光，喊了袁立進屋。

他冷聲吩咐，「去林家，查查林夢媛的底細。」

「是。」

第三章 繼婆婆表裡不一

寒風從窗縫間呼嘯而來，祠堂內陰濕淒冷，林夢秋穿著單薄的衣襖跪在蒲團上。她已經被關在這裡半個多月了，不讓她見外人，也沒人同她說話，明明她才是那個受害的人，可所有人的目光卻是失望和嫌惡。

林夢秋被凍得神智渾噩不清，也曾多次想要輕生，唯一支撐著她活下去的便是找到真相，她不願意帶著汗名屈辱而死。

祠堂大門忽地被推開，一個瓷碗被放在了地上，而後又再次合上。

每日午時，會有婆子來送一次飯，林夢秋像一縷遊魂到了門邊，捧起了碗，美日的飯食就算再難下嚥她也會吃完，沒有氣力就會倒下，就永遠無法逃出去。

她麻木的往口中塞著饅頭，沒想到今日婆子並未走遠，正在與路過的丫鬟說閒話，斷斷續續的聲音傳進了她的耳中。

「林家的姑娘都命苦，大姑娘如此賢德卻嫁了這麼個魔頭，南陽王世子謀逆，京中大亂，只怕接下去是沒得安寧了，還好大姑娘提前逃出來了，不然只怕也要葬送在王府了。」

林夢秋空洞無神的眼睛在這一刻閃過了驚詫，她丟開了手中的瓷碗，拚命的去拉門鎖。

大約是她一直未曾表露過逃跑的意圖，又恰逢大亂，今日婆子竟然忘了上鎖，林夢秋當真推開了門。

林夢秋急促地問：「妳們在說誰，誰謀逆？」

「二姑娘？您怎麼出來了，沒有夫人的准許，您不能離開祠堂半步。」

「我問妳們，誰謀逆！」林夢秋慘白著臉，聲音卻格外的尖利。

或許是被林夢秋的模樣給唬到了，婆子下意識的脫口回答，「南陽王世子沈徹，昨日殺進皇宮謀逆弑君。」

「那他現在人呢？」

「據說身中數箭血肉模糊，這樣的魔頭自然是死了。」

林夢秋雙腿發軟，腦子裡只剩下一個念頭——她要救他。

在這個念頭的驅使下，她不管不顧的推開婆子的手往外跑，只可惜，婆子很快就反應過來，狠狠扣住了她的身體，不論她如何掙扎，都逃不出去，沒人能聽見她的哭喊……

林夢秋猛地睜開眼，望著陌生的屋子有片刻的失神，等她撐著床榻坐起，屏風外的綠拂已經聽到動靜快步走了進來。

「世子妃您醒了？」

綠拂掀開幔簾就看見垂淚的林夢秋，饒是她見多了美人，仍是看得癡了。

不得不說，世子妃生得著實是美，眉如春山，秋水翦瞳，尤其是右眼下的淚痣，更顯得楚楚動人。

洞房花燭夜，世子卻不在房中，世子妃定是心中難過吧，不然也不會滿臉是淚。林夢秋愣了片刻才想起來，她不僅重生了，還與林夢媛瞞天過海，替她嫁入了南陽王府，方才那一切不過是前世的記憶。

見綠拂盯著自己看，知道她定是誤會了，林夢秋拂去臉上的淚痕，輕聲細語的道：

「剛離家心中不安，讓你看笑話了，這會什麼時辰了？」

綠拂原是王太妃身邊的丫鬟，因為懂事有眼力才被挑來伺候世子妃，自然是善解人意，知道世子妃不想被人知道她哭過，便裝作什麼都不知道，含笑問道：「天還未亮，太妃那邊的規矩是辰時問安，這會還早，世子妃要不要再睡會？」

夢裡的種種格外真實，壓得她喘不過氣，也就沒了睏意，她搖搖頭，吩咐道：「一會要去敬茶，還是不睡了，讓人進來替我梳洗更衣吧。」

綠拂應是，回頭吩咐了小丫鬟，便回來伺候林夢秋梳洗。

新婚後第一日要給長輩奉茶認親，衣服和妝容既不可太素簡也不可過於繁重。

林夢秋挑了件高領的大紅色石榴花褶子，正好能遮住她脖子上的傷口，再讓丫鬟梳了簡單的燕尾圓髻，點綴著銜絲花葉紅寶石髮釵，不顯繁重卻處處透著精緻。她的眉眼過於明媚妖豔，便只描眉，而後用脂粉細細的遮去了淚痣，等穿戴好再瞧，宛若出水芙蓉般清麗溫婉。

林夢秋對著鏡子出神，她前世被關在祠堂根本不知道沈徹為何謀反，不過姊姊提前逃了出來，或許事情和她姊姊有關係……

「世子妃可真美，便是比京城第一美人還要美。」

聽到綠拂的聲音，林夢秋才回過神來，適時的彎眼淺笑，看著時辰尚早，便拉著她的手問府裡的情況。

綠拂便簡單說起，沈徹的生母曹氏是當今皇后的親妹妹，早些年有個指腹為婚的未婚夫，兩人情投意合，可少年郎想要先立業後成家，曹氏便一直等他，只可惜少年郎隨軍出征再未回來。

彼時當今聖上登基，他的幾個兄弟或被猜忌或被派往封地，唯有當時還是五皇子的南陽王，求娶了曹氏，得到了聖上的信任和重用，被封為南陽王駐守封地。

成親後兩人相敬如賓，只可惜曹氏身子弱，生沈徹時又落下了病根，在他兩歲時便過世了，雖然對曹氏仍有情誼，但家中幼子需要有人照料，於是南陽王在曹氏離世三年後娶了自家表妹陳蓉為繼室。

為了表示對曹氏的敬重，南陽王未給陳蓉請封王妃，王府下人見了陳蓉只喊夫人。邊境西戎蠻夷猖獗，南陽王從封地又去了戰場，領兵出征已有數年，如今府裡最為尊貴的便是王太妃王氏，而陳氏則在旁幫襯著管家。

除了這兩位外，沈徹還有兩個弟弟，一個是姨娘所出的沈少儀，今年十九，在翰林院領個閒差，一個是陳氏所出的嫡子沈少欽，今年十五，還在國子監讀書。

昨日替沈徹拜堂的便是沈少欽，拜完堂後，他又匆匆的趕回了國子監。

綠拂說完見林夢秋眉頭緊鎖，便低聲勸慰，「世子妃不必太過擔憂，王太妃是再和藹不過的，夫人更是全京城少有的好脾氣，從來不會有一句重話，等瞧見世子妃定是喜歡的不得了。」

林夢秋卻還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。

綠拂說的這些與前世她所知的相差不多，當時姊姊說了這門親事，母親便將南陽王府上下都打探了一遍，她們以為她對這些不感興趣，偶爾她去請安撞見她們在說話，也不會特意避開她，卻沒想到只要與沈徹有關，事無巨細她都牢牢的記在心中。

姊姊婚後，她也還是會關注沈徹的消息，唯一她覺得蹊蹺的便是，據說，在她出事前幾個月，沈徹不知為何，突然渾身是血的提劍闖進了陳氏的院子，等到南陽王趕到時陳氏早已血濺当场。

當時她就想以見姊姊的名義，去一趟王府，只可惜沒能如願。

她是相信她的恩人絕不會無緣由的殺陳氏，一定是陳氏做了什麼壞事，而有前世這件事在，讓她對這所謂全京城脾氣最好的夫人陳氏有很大的疑心。

另外，在她死之前，親耳聽到下人們說，沈徹徹底的瘋魔，他帶著親衛殺上了金鑾殿，無人能擋他一步。

可他卻沒坐上那個位置，那日皇宮血流漂杵，他以血肉之軀屠盡一切阻他之人，最後身中數箭倒在了最高處。

她分明記得，沈徹第二次救她的時候，雖然暴戾但未曾失去理智，她不知道沈徹

經歷了什麼，但她想試試能否改變他前世的結局。

就算改變不了，她也想要在他最痛苦的時候，陪在他身邊。

「綠拂，多虧有妳在，不然我初到王府什麼都不懂，可要鬧笑話了，以後也還要妳多多幫我才好。」林夢秋牽著綠拂的手，誠摯的道，說完還朝著小姑娘柔柔的笑。

被林夢秋用如此毫無保留的信賴眼神看著，綠拂小臉慢慢的紅了，她突然能理解那些公子哥為了博美人一笑豪擲千金的心情了，此刻便是讓她掏心肝她也願意。綠拂不禁有點激動地說：「只要世子妃不嫌棄奴婢粗莽，奴婢願意一直伺候您。」之後她又說了些關於王府的事情，明顯比方才要更用心，也更細緻。

等到天色大亮，綠拂便引著林夢秋往王太妃的春熙堂去。

還未進門，就能聽見堂內傳來說笑聲，左右兩邊的丫鬟齊齊向她行禮，而後掀開布簾請她進屋。

即便已經入春，京中依舊冷得很，堂內燒著炭盆，林夢秋踏進門內便感覺到了暖意。

堂內正中間坐著一頭髮花白的老人家，身穿紅紫色長襖，頭戴珠玉抹額，手裡攥著佛珠，面容和善只是神情略顯疲憊，她進屋之前，老人家正在聽旁邊的美婦人說話，聽見動靜便直直的朝她看來。

王太妃原本半瞇著的眼，在看到林夢秋那刻微微睜大，多了幾抹笑意，「這便是徹兒媳婦吧，這身衣裳穿著喜慶好看，快到我身邊來，讓我仔細瞧瞧。」

林夢秋規規矩矩的應了一聲，快步的到了王太妃跟前福身行禮，「孫媳給祖母問安。」

「快起來快起來，妳坐我身旁離得近些。」王太妃臉上帶著笑，拉著她往自己身邊坐，更是拉著她的手左右打量著，好似看不夠，「妳母親沒騙人，真真是畫上的人，與我徹兒郎才女貌般配得很。」

林夢秋不敢真與王太妃坐一張椅子，便只挨著座椅的邊緣，大半個身子都懸空在外，見王太妃是真的喜歡她，心底也有了些暖意。

她沒有祖母，外祖母雖然待她好，但也只是物質上的好，從未過於親近，更不會像王太妃這般摟著她心肝兒一般的滿心滿眼的喜歡，她頭次有種被人捧在掌心珍視的感覺，眉眼嘴角都忍不住的想要彎起來。

她也喜歡這位和善的祖母。

那美婦人見狀也笑著打趣，「這下可好，世子妃一來，我在母親這就失寵了。」

王太妃像是才想起她來，拉著林夢秋為她介紹，「這是妳母親，平日裡都是她幫我操持家務，以後妳缺什麼只管與她說。」

這便是陳氏了，陳氏今年不過三十有四，穿著打扮卻十分的低調素雅，從她進屋起就一直在笑，難怪旁人都道她持家辛苦、脾氣和善。

若不是林夢秋對她有疑，只怕也會被她的外表所迷惑。

「兒媳見過母親。」林夢秋又規矩的起身向陳氏見禮。

陳氏不等她福身便親自來扶她，「還不到認親的時候呢，快些坐下，這般花兒似的小姑娘我可喜歡的緊，以後少不得要向母親討來說話。」

陳氏身邊還坐著個消瘦的女子，穿金戴銀好不氣派，林夢秋一時不知此人是誰。像是看出她的疑惑，那女子先起身向她福了福身子，「香筍見過嫂子，早就聽聞嫂子美若天仙，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，世子好福氣。」

林夢秋馬上就反應過來了，這是沈徹二弟沈少儀的妻子，是翰林院大學士周大人的次女周香筍。

「弟妹謬讚了，弟妹才是國色天香。」說著，林夢秋便將早就準備的禮物送給了周香筍，這麼一來人也就認全了。

果真如她母親所說，沈家人員簡單，只是日子過起來，就不知道是否也這麼簡單了。

又說了一會話，等時辰到了，便正式開始認親禮。

林夢秋先向王太妃敬茶，王太妃笑咪咪的喝過茶，讓她身邊的王嬪送上一對玉鐲，光看成色便知是難得的好玉。

她道了謝收下玉鐲，接著是向已故的曹氏牌位敬茶，這也是表示對曹氏的尊敬。最後才是給陳氏敬茶，陳氏也送上了準備好的珍珠項面，滿目琳琅看著也是花了不少心思。

等到認親結束後，陳氏就提出要陪王太妃打葉子牌，「平時我們三人都湊不齊人，如今妳來了，也有人陪我們玩了。」

林夢秋不太會玩，就還是由王嬪上場，她坐在王太妃旁邊看著學。

中途有個婆子輕聲的到王太妃耳邊說了句什麼，別人或許聽不清，林夢秋卻因為挨著近，聽得一清二楚。

「世子說是染了風寒，怕把病氣過給您，這幾日便不來向您請安了。」

「怎麼如此不小心，大夫看過了沒？」

「大夫來了，只是世子未見。」

雖然這話不是說給她聽的，但之後林夢秋就什麼都聽不進去了，腦子裡只記著他病了這件事，眼前還浮現出昨夜他離去時，消瘦的背影。

沈徹怎麼突然就病了？

等用了午膳，她們離開春熙堂要回後院時，林夢秋突然停住了腳步，咬著下唇像是下了什麼決心一般，悄悄的拉住綠拂。

「妳可知道世子的書房在何處？」

林夢秋走後，陳氏還留在屋內侍奉王太妃，她捧了本戲文靠坐在榻邊，輕聲細語的讀給王太妃聽。

王太妃閉著眼聽了兩段就揮手喊了停，「徹兒昨夜還是歇在書房？」

陳氏從榻上站起，微低著腦袋沒有回話，反而是身旁的王嬪上前小聲回答。

「世子戌時去過新房，但沒待多久又回去了，今早世子妃房裡的丫鬟把元帕送來

了。」

說著，就有小丫鬟把錦盒遞上來。

王太妃明知不可能，但還是期待的看了一眼，等看到潔淨如新的元帕才失望的歎氣，「罷了，這事也急不得，終究要徹兒願意才行。」

「老奴瞧著世子妃是個好的，不僅容貌萬裡挑一，脾氣也是難得的溫婉，世子這是還不瞭解呢，等多相處幾日，定是會喜歡的。」

提到林夢秋，王太妃滿意的笑著點頭，昨夜她受傷的事自以為瞞得很好，可當時屋內動靜這般大，又取了膏藥，哪裡能瞞得住她。

王太妃一夜睡不好，生怕剛嫁進來的新娘子就要鬧著回家，沒想到林夢秋不僅沒聲張，還把傷口藏了起來，這是不想被人知道沈徹傷了她。

不管是她自己不想丟面子，還是不願意再添沈徹的惡名，都足夠讓王太妃欣喜的。

「我也瞧著是個好的，比前頭幾個安分懂事，我這會還吊著一口氣，能照看著徹兒，只盼著我閉眼了，徹兒身邊能有個真心待他的人。」

陳氏趕緊接話，「母親又說胡話了，您定會長命百歲，將來南陽王府的小曾孫還等著您來寵呢。」

王太妃拍了拍她的手背，「你也不必對徹兒的事如此避諱，不管怎麼說，這次也是你給徹兒尋了門好親事。」

「兒媳也盼著世子能和世子妃和和美美。」陳氏面上帶著溫和的笑，袖子下另一隻手的指甲卻深入掌心，事情好似和她想像中的有些不一樣。

南陽王府比林家大得多，而且這是皇上御賜的宅邸，與京中其他的庭院皆有不同，採用的是江南園林的風格。

以亭台軒榭的錯落配以假山池沼，再用花牆長廊來加深層次，漫步在這後院間讓林夢秋彷彿回到了蘇州。

不得不說，十二歲之前是她最天真快活的日子，可她歡喜卻並不留戀，因為十二歲那年，她遇見了沈徹。

沈徹是她此生唯一的光和信仰。

沒過多久，綠拂停下了腳步，林夢秋看見了院落的輪廓，此處應是王府最深的角落，周圍格外的僻靜，即便是來往的下人也都是低著頭縮著脖子。

風吹過竹林響起沙沙的聲響，就連綠拂也本能的往後退了半步，猶豫地道：「世子妃，咱們要不還是回去吧，世子不喜歡有人打擾他。」

林夢秋心裡也有些發怵，但一想到他病了，就想來見他，前世礙著身分，現在好不容易可以光明正大的見他，她壓不住心中的念想。

而且來之前，她讓綠拂帶她去了趟廚房，至少得把藥送給他。

出事後她體虛多病，便在房中裝受了驚不敢出門，自然也不能讀書寫字或是做針線女紅，閒著無事便日日翻看藥方和醫書。

久病成醫，還真叫她摸出些許心得來，風寒也是她往日時常得的，雖是小症，但

若是拖著早晚會成大疾，所以她親自盯著下人，從抓藥到煎藥再到藥碗放進食盒內，一步不落。

「我想試試，若是世子實在不願意見我，能讓我把藥送進去也好，我只想知道他沒事。」

林夢秋說得動情，綠拂被她誠摯的眼神所打敗，咬著牙同意了，沒人能拒絕得了這樣的眼神。

林夢秋沒讓其他下人跟著，就她和綠拂到了院子門口，剛要往裡，就有人伸手將她們攔下，守門的侍衛身穿盔甲手握利刃，也不說話，就黑著臉瞪著她們，渾身上下透著寒意。

本朝有規矩王公貴族也不可私下養兵，唯獨沈徹因著在戰場受傷，陛下特許他可破例，他的手下有支親衛軍，都是同他上過戰場的鐵血戰士。

這些侍衛雖然冷冰冰不苟言笑，林夢秋卻不害怕，他們身上透著和沈徹相似的氣息。

「這位大人，煩請通稟世子一聲，就說是世子妃前來探望。」綠拂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氣說話，可那侍衛絲毫未動，渾然未將這位世子妃放在眼裡。

林夢秋像是沒感覺到自己被輕視，臉上依舊帶著溫和的淺笑，一副大家閨秀得體大度的樣子，「沒事，我們在這外面等一等吧。」

以沈徹的行事作風，他的地盤便是多了隻鳥雀他都能瞭若指掌，更何況是兩個大活人，故而不必她說，也定會有人去傳消息，她要做的就是耐心的等。

屋內，阿四從侍衛口中知道了林夢秋來的消息，臉色有些古怪。

他昨夜就在新房外等著世子，自然從動靜裡知道世子動了手，而且世子回院子後心情很差，為此還罰了人，不管怎麼想都和世子妃脫不了關係。

他原以為世子妃吃了教訓應該會安分段時日，誰能想到今日就找上門了。

「爺，世子妃來了，就在院外，說是想要探望您。」

沈徹翻看著手中的信箋，袁立是親衛軍的領隊，也是他最得力的親信，一早便將關於林夢媛的消息都送了過來。

信上寫著：林夢媛年十七，五歲開蒙，七歲由教養嬪嬪教之禮數規矩……

一般大戶人家才能請到放出宮的嬪嬪，林家為了教養這個女兒倒是花了不少心思。

既然陳蓉替他選了這麼一門好親事，他自然不能辜負了這位繼母的好意。

聽到阿四的話時，他的眼睛正好瞥到了信箋的最後——

性格柔弱怕血。

想起昨夜那女子的模樣，沈徹的眼裡閃過一絲的冷冽。

他已經警告過她，讓她不要試圖動什麼心思，既然她不聽警告，那便讓她多長長記性。

「你方才去後院了。」

沈徹好似沒聽見林夢秋來的話，反而提起了其他事，這卻讓阿四渾身發顫的瞬間

跪下。

「爺，奴才擅作主張還請爺處罰。」

阿四是個心軟的，平日沈徹罰了人，若不是罪大惡極者他都會私下關照一二，能不死就少死幾個，也能讓自家爺名聲好些。

昨夜準備草藥的小童被打，他也私下去看了，方才又送了藥，他總以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覺，不會被沈徹發現，可現在一聽後院他瞬間就明白過來，竟然被世子知道了。

不，或許，世子一直都知道，只是懶得去揭穿他。

世子的規矩一向都是求情者共罰，包庇者同罪，尤其他還是世子的貼身侍從，他帶頭不守規矩，簡直就是在打沈徹的臉。

明明是初春，阿四卻感覺到汗不停地往下滴，很快就後背全濕，他的額頭貼著地面，整個人幾乎趴在地上，也不敢求饒半句。

屋內靜謐無聲，過了許久才聽到上首之人淡淡的道：「若還有下次，便自行去阿袁處領罰，現在先去將那人處置了。」

「是。」